



LIUYUE CONGSHU

六月丛书

报警记

罗先明





BAO JING JI
报 警 记

罗 先 明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报 警 记

罗先明 著

责任编辑：刘杰英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6,000 印张：5.875 印数：1——13,000

统一书号：R10280·119 定价：0.56元

目 录

一、墙根下的怪老鼠	(1)
二、巧遇在书摊前	(13)
三、试验品的遭遇	(22)
四、“百宝盒”触了霉头	(36)
五、埃及金字塔	(45)
六、第一封信	(52)
七、不光是为了玩	(56)
八、两个前提条件	(67)
九、可怕的预兆	(75)
十、到处碰鼻子	(83)
十一、“明天发生地震!”	(92)
十二、一顿狼揍	(99)
十三、第二封信	(106)
十四、被逼出走	(110)
十五、家里呆不下去了	(115)
十六、不能出走	(121)
十七、告急! 电话告急	(129)

十八、绝妙的主意	(134)
十九、新的发现	(139)
二十、意外的礼遇	(151)
二十一、再一次报警	(159)
二十二、第三封信	(170)

一、墙根下的怪老鼠

从早晨起床到现在，亮生脸上笑嘻嘻的，做事却慌手慌脚。扣子扣错了位置，刷牙没挤牙膏，喝稀饭，把舌头给烫了。他这是怎么啦？今天，他将正式去“雪峰市实验中学”读插班，心里又高兴又有几分发愁。

谁知道读插班是什么滋味？打个比方吧。你已经在这个被窝里睡得热烘烘的了，突然得爬起来，去另一张床上睡。那张床的被窝是热是冷，床垫是硬是软？不知道。也许……也许……叫亮生怎能不产生顾虑？

亮生对于原先就读的枫林中学，感情可深了。打转学证那天，走出校门了，他突然又跑转回去，紧拉着班主任李老师的手，哭了个泪流满面。要不是爸爸妈妈调动工作，他才不会来这儿读插班呢。

幸喜学习条件大大变好。以前的枫林中学，只是所“戴帽子”^①的乡村学校，雪峰

^①“戴帽子”中学——以小学为主，附设初中班的学校。

市实验中学却坐落在城里；在枫林中学，只有他读书的班是个实验班，现在就读的实验中学，整所学校都带有实验性质。“实验”，也可以说是重点的意思，改革的意思。看，这不等于从荒山坡跑进了大花园？

不过，做一个“雪峰市实验中学”的学生，可不容易，尽管亮生到校还只两天，和新班主任冯老师打交道才只三次，却强烈地感觉到这点。

这和妈妈所讲的，区别相当大。妈妈是冯老师二十年前的学生，是妈妈的评价对，还是自己的感觉对，只有靠以后的实际情况来验证了。一想到这儿，亮生的心，就仿佛挂上了半天云，既觉得离太阳很近，身子暖暖的，又觉得离地面太远，心里悬乎乎的。

且不管，努力照冯老师的要求做吧。眼下，正赶上全市举行中学生数学统考，亮生被获准参加（冯老师说，这是对他最大的信任）。他初中已读了一年，正要念初二。为了对得起冯老师，他凌晨五点就起床了，把所有例题再看一遍，重点习题演算一次，出门时，还忍痛从书包里拿出了百宝盒。那是他

最不愿与之分离的宝贝呵。

现在，他背着书包，高挽起袖口，走在通往学校的路上，显得很有精神。雪峰市是一座小山城，新修的铁路刚通到这儿。古老的石板街道两旁，是农民摆摊子的地方。还不到职工上班时间，人已经挤得能摩掉耳朵了。除许多刚上市的蔬菜，还有不少土特产。红眼睛野兔啦，长尾巴黄鼬啦，会哭的娃娃鱼啦，荡秋千的飞鼠啦，等等。还有人用竹片编成小巧玲珑的篾笼子，里头装几只漂亮的芙蓉鸟，高高擎起，招摇过市。亮生虽说在乡里长大，也没见过这么多有趣的玩意儿。他天性好奇，遇到两只蚂蚁打架，也想看到胜负再走。眼下街道的一切，深深吸引着他，好几次站着看着，忘记了迈步。待人家碰他一下，或吆喝一声，才想起上学参加统考的事，忙加快步子，泥鳅似的往前钻。

转入一条小巷，亮生几乎是小跑了。得把路上的时间缩短，进教室背公式去。路面坑坑洼洼，他几次险些儿被绊倒。

“亮生，快来看。”突然，一个声音叫住他。原来是同班同学大路，昨天刚认识。大

路总爱拿根不长不短的棍子，就象亮生喜欢将百宝盒随身带着一样。这时，大路正把小木棍插进小巷拐弯的墙根里，捅着什么。

“你还玩？今天要统考啦！”亮生远远地嚷。

“来啰，保证你看样好东西。”

“我不看。”亮生想要走了，又觉得对朋友不能太无礼，抓抓头发说，“我是插班生，成绩没你们好。”

“别跑，保证你看一样新鲜东西。”大路怕亮生不听，急得吹了一声口哨。

亮生转过身，“新鲜”两字把他吸引了。这“新鲜”可能很有趣，还说不定能增加点知识。枫林中学的李老师讲过，知识，除了书本上的，还有许多活的、没写进书本的呢。

呀，大路脚边，趴着一只大老鼠。这家伙好怪，胡子焦黄，尾巴几寸长，四脚并拢，身子缩成一个球。大路用木棍捅它的鼻子，拨它的耳朵，戳它的背脊，它都不动，只有半睁半闭的眼睛，说明它还没咽气。

亮生立刻被吸引了，习惯地从书包里掏百宝盒。百宝盒里有放大镜，准能把老鼠看

得更清楚。他观察蚂蚁争食，飞蛾产卵，以至蚕儿咀嚼桑叶，蚊子叮咬树皮，都用这放大镜……可惜今天没带。亮生有点泄气，只催大路快走。

大路却不肯放手，掏出作业本就要撕，想把怪老鼠包起来。

“作业本撕得的？”亮生制止说，“包它做什么？”

“打仗，做武器，保证谁也不敢碰我。”大路得意地说。

亮生急着要走，把大路用力一拖。“还要考试呢。”

大路长得胖胖的，下巴好象有两个，只穿件没有领子的海魂衫，下着西装短裤。他是个难得有片刻安宁的人，听课时喜欢屁股扭呀扭，好象凳子上有钉子。他对读书不那么重视，只希望快点毕业，好找工作。他爸爸是铁路巡道工，铁路系统条件好，子女可以顶职。

亮生见大路不肯起来，也跟着蹲下。这一蹲，寻根究底的劲儿又上来了。那股劲好比一条鱼，才被赶进石潭深处，马上又浮出来。

他读过好多课外书，包括几本《十万个为什么》，懂得任何事情里头，都有学问，值得研究。过去在枫林中学，李老师第一次来上科学常识课，说到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亮生疑惑地问：“太阳为什么不可以绕着地球转？”李老师作了解答。李老师又说：“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亮生又不理解：“为什么不是圆的？圆的不好看些。”李老师解释不清，反倒注意到他了，表扬他肯动脑筋。亮生得了李老师的鼓励，钻劲更足，以至于成了习惯。

现在，他要问一问这只怪老鼠的“为什么”了。他习惯地又掏书包，想找镊子。没得镊子，只好用小棍儿代替，将老鼠夹起来看。

老鼠平常溜得好快，石头都打不着，这只却呆呆的。它老糊涂了？

大路用棍子捅捅墙根的一个小洞说：“它就从这儿钻出来的。我刚走到这儿，它‘嗖’地一下，象射箭一样，吓我一跳。冲出来后又不动了。”

小洞由砖头的裂缝构成，周围长着厚茸

茸的绿苔，墙上有大标语的残迹。亮生先用棍子往里捅捅，够不到底，又两手撑地，眼睛凑近，想看得更仔细。

“妈呀，脏死了。”这时在他身后，有人一声惊叫，原来是和他同桌的女同学苏玫玫来了。亮生没提防这叫声，手一松，鼻子碰了墙。

苏玫玫吓得又叫了一声。大路可不欣赏她的表演，连喊三声“站开”。

亮生对苏玫玫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心思全在洞里。洞里有什么呢？他捡起棍子，又往里捅捅。

“嗖、嗖、嗖”，三只大老鼠象跳高比赛似的，接连蹿出来。第一只糊里糊涂，竟蹿到他身上来了。亮生惊叫着直往后退，苏玫玫早吓得跑开好远。

老鼠们并没有咬人的意思，落地就动也不动，变得和先前的那只一样了。

“正是这样，我保证。”大路高声说，一边用脚尖踢。

“跑了，妈呀，跑了。”苏玫玫又开始尖叫。原来是开头那一只象作了一场梦，苏醒

之后，开始爬动了。大路赶上去要踩它，亮生伸手一拦，想进一步观察。哪知那老鼠真有怪性儿，很快变得非常灵活，一下溜跑了。三人追了一气没追着，惋惜地走回来。糟糕，那三只也不见了。

“盯住这洞口，可能还会有。”亮生气得直抓头发，什么统考，什么冯老师的嘱咐，全忘了。墙脚长着一棵苦楝树，树影不声不响地移位，已移动好几寸了。亮生脑子里的疑问号更大：老鼠怎么会一只接一只跑出来？

大路的耐性不够用了，对准墙缝踢一脚，说：“舀几勺水来，把它们灌死。”说着，就要去找水。

亮生既反对灌水，又不想干蹲着，便用讨论问题来消磨时间。

“老鼠为什么会自己蹿出来？”

“它肚子饿瘪了。”大路回答得很肯定，仿佛刚刚从鼠洞里钻出来。

“怕是喉咙干吧？”苏玖玖试探地说。

“在里面憋了气。”

“是出来追着玩吧？”

亮生低着头想了想，又问：“那怎么出

来就变傻了？”

“本来就不聪明。”

“莫不是发晕了？”

“有可能。”亮生对苏玫玫的意见表示赞同。“那，为什么会发晕呢？”

“打架打晕的。”

“怕莫是洞里闷的？”苏玫玫联想到自己的感受说。她在热天里中过暑。

亮生望着苏玫玫的眼睛，脑子里转呀转。他也是这么想，可惜没科学根据……闷头苦想了一阵，他终于记起学过的有关知识了，不是老师在课堂上教的，而是自己在课余时间看的。有本书上说，老鼠成群出洞，是由于地层深处发生变化，震动了它们的安乐窝，使之惊慌失措，昏头昏脑……

“地震！”亮生脱口而出。

“地震？”两人齐声惊呼。

地震，多么可怕的词儿。他们虽没亲身经历，但是听说过的。不是有一部电影叫《蓝光闪过之后》么？吓死人。

偏有那么凑巧，地震说来就来。围墙顶上，突然掉下小块土团，落在苏玫玫的脚尖

上。“地震来了！”苏玫玫怪声尖叫着，撒腿就跑，大路慌里慌张尾随在后，亮生也莫名其妙地紧跑起来。好象有恶狗追来似的，三人竟一口气跑出十几丈远。

没有，什么都没发生。房屋照样立着，围墙照样坚牢。“嘟嘟——”大街上的汽车喇叭声不断传来。

亮生收住脚步，一下清醒了，“地震”两字，可不能随便乱说呵。书上讲老鼠出洞，是一群一群，而眼下只跑出四只。书上又讲，出现怪老鼠，只意味着地震的可能性，而不是绝对发生……太毛躁了，什么时候能改正呢？他于是抓抓头发，笑嘻嘻地说：

“什么地震，吓你们的。嘿嘿，看你们多不沉着。”

那两个也都站住，将信将疑地望着亮生。

自然，亮生心里的疑云并没消散。学过的知识告诉他，不少科学现象，开头都只是一晃而过，粗心大意的人往往抓不住它。他重新蹲下，和大路、苏玫玫围成个小圈圈。都不作声，连大路也安静了。他只不时戳戳亮生的鼻尖，弄弄苏玫玫的衣角。一分钟，

两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小巷里时而有大人走过，要么好奇地望他们几眼，要么说他们是捣蛋逃学。他们概不理睬。

那才叫心情紧张呢，他们既希望老鼠不时能蹿出来，又害怕真的蹿出来。九月的阳光饱含热量，从晴空射下来。苦楝树的阴影悄悄移开，不能荫护他们了。亮生晒得满脸流汗，大路的海魂衫湿巴巴的，苏孜孜擦汗的手绢已经浸透。统考的事儿，全忘了。

说不上到底过了多久，他们身后响起故意作出的咳嗽声，一声、两声、三声……亮生惊觉了，呆得说不出话。大路倒灵活，一蹦起来，抓起小棍子就跑。苏孜孜却脚杆儿软软的，身子站不直。

出现在身后的，是班主任冯老师。

“还跑？小心摔跤。”冯老师用严厉的语调招呼大路。这招呼声对大路不起多大作用，他已经消失在小巷拐弯的远处了。苏孜孜总算站起来，忙着作检讨：“我忘了，我改正……”只有亮生刚跑了几步，闻声转过来。

冯老师五十多岁年纪，头发稀疏，斑白，但梳理很整齐，脸上消瘦、苍白，但刮得很

干净，穿着整洁的白衬衣，五粒扣子都扣着。腋下挟了个讲义夹，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让人看去，会感到他过于严肃了点，可敬而不太可亲。

冯老师拉了苏玫玫一下，板着面孔说：

“你就会承认错误，把新同学都带坏了。”回头对亮生勉强一笑：“你不跑，好，这点应该受表扬。可你为什么在路上玩啊？”

亮生害怕地避开冯老师的目光，低头说：“跑出怪老鼠了，墙洞里。我想知道为什么。”

冯老师皱起眉头，把眼镜推推，说：“除四害活动只能在课余时间进行。”

亮生一看发生了误会，急忙争辩说：“不是，我们是在搞科研。怪老鼠和地震……”

冯老师把手一摆：“不许这样和老师说话，太没礼貌。你那个小脑瓜里装了些什么怪念头啊，那天在书摊前买杂书的，也是你吧。亮生，你现在上的是实验中学，农村学校某些不正规的东西，不能带进来，绝对不能带。”

亮生机械地点点头，猛想起第一次和冯老师见面的情形。